

名家相约

花蕊编织了时光的倒影(组诗)

易杉(四川)

比如现在,你开始赞美简单

把耳朵修剪一下,不用消毒水 冬天的烂脚是祖辈的遗传 但你必须在洗脚的时候停下怨恨

大好的河山,不低于大好的口味 太阳出来了,视野甚好,胃口甚好

走走停停,你才不会在拐弯处 扭伤脖子。真兄弟,他在暗地 享受干净的伦理。

正如现在的生活,需要 付出艰辛。当你感叹别人的青春, 他们也在感叹你的秃顶。

衰老就是一种慢性病 仿佛镜中自己—— 皮肤上的矮树桩,慢慢上升的血脂。

唯有落叶与鸟鸣可以安顿

从青石板台阶下来,一地落叶 和此刻的鸟鸣,连缀冷和书中的蝉声 仿佛雨天,病痛让穷人的骨头松弛。

富人的地平线,有窃贼的耳朵 分辨铃声与情色的玄机。你走过的南方 鸟鸣也是白雪的部分。

落叶从伞隙来,它所监禁的时光 也有分明的四季。风背上写下春天的 魂魄,天空有警戒线,时间的号牌 刻下一群野鸟的嘶鸣。

鸟鸣和落叶,仿佛一对乳。午夜 它们足够的奶水,对付零碎 对付雪白的纸张,那些赤裸的灵魂。

秋天,鸟鸣也有落叶的疤痕 身体的纸船在雾霾里下沉,打开车灯 泥泞也有春天的柔情。

手工玻璃,掩盖整个冬天的狼烟 在落叶与鸟鸣中 倒塌的,不仅仅是单身公寓

父亲如山

成群的麻雀,叽叽喳喳回家 它们的嗓音中飘满落叶 晚风一吹,你感觉一切都发生 突然想起,几十年后的此刻 有一个人站在这里,像我一样 等待一次缓慢的雪崩 他的耳朵里,有同样的鸟鸣

生活,当我们慢慢衰老 老光与近视,在文字上无法分身 看不清眼前 熟悉的伎俩和一枚钢针的温情 因为接连几日的雾霾,你 甚至误认为,早已修炼成功 肉身与群山比翼

相同的时间总会重叠,仿佛 海市蜃楼,我的眼睛出了问题 不是我的身体出了问题

父亲如山,我从母亲那里来 正如下山的溪流,我现在的样子 浑浊的身体,装不下 生活的玻璃

锦里诗苑

苍蝇

王笑风(内蒙古)

肮脏的小东西 翩翩起舞

空中指尖,指向额头 眉心、鬓角、脸颊、臂膀……

试图于迷惑中阐述真理的人 一边挥手驱赶 一边说着厌恶的话

它落下又飞起 它飞起又落下 要在倾听者身上 点个痣,留下它 特殊的标记

七月的红豆

刘丹丹(广东)

那年的七月 我们做了相同的梦 手心的红豆,一粒一粒 荡漾在心里

热恋的相思难以自拔 织女和牛郎把七月



作者简介

易杉,1964年12月9日出生于四川新都。诗人,诗歌评论家。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诗歌集《螃蟹十三梦》《拐角蜗牛》。作品在《诗刊》《大家》《山花》《作品》《扬子江诗刊》《星星》《诗歌月刊》《诗潮》《四川文学》《延河》《草堂》《中国诗歌》等刊物上发表,《圭泉》诗刊主编。

花蕊编织了时光更多的倒影

鸟鸣起得很早,光阴一样的落叶 来到你跟前,镜子打开生锈 的花朵和蛇的足迹。过去的二月 病痛仿佛白霜起伏的草坪

光阴的车轮,排到死亡之前 避开阴影和潮湿的乐器。但是风 它的舌头歌唱,尽管门牙缺了 但它有锋利的额头叩击春天

雨水铺开暗哑的韵律,一直等到 白银醒来,翻墙的手指 它们曾偷窃了幸福的秘密,被疼痛 带进了土里。

晚些时候,怪怪镶嵌着镜子 魔鬼发酸,仿佛文字的盐分 为广告位腾出鲜艳的旗帜 雨水洗掉了时间中最柔软的部分

麻雀

茶水与滚烫的喉呢,如同夜雨 庇护肉质的新声和绞索的雷霆 春依然被划入身体的墓地,欢呼 花蕊,编织了时光更多的倒影

雀巢

像老脸数行许多光阴 植物和动物们,把隐藏的 摆地摊一样,吆喝得如同真理

但是五楼,没有栅栏的平台 我可以任意地转身,小跑—— 群鸟,在空中排成队形 至少50只,仿佛灵魂的模样

黑色连成一片,起伏的影子 如同想法,至少50个以上 当我朝下看,浑身的不自在 如连续剧中,多数人的命运

群鸟,从黄昏挪到深夜 它的嘴皮是不是铁做的 但是,许多绿叶卷曲 一层薄冰,树林老了 我看不见麻雀的讨论——

画出一座彩虹

你的眼里只有玫瑰 我却抱着一朵时光的莲 慢慢咀嚼着苦涩的时光

手心的红豆没有发芽 风雨来到了人间 谁偷走了那年的日记 七月的梦里,没有看见你

苍山大峡谷

老区山鹰(四川)

从高高的山崖 倾泻而下 冲不开千年的顽石 望夫的少女流动悲伤 砸不醒 千古遗恨的冤魂

纵然,千万次晨钟暮鼓 难以抚平地锯齿般的伤痕 阴阳两界 无法逾越的鸿沟 生长着 同样衣冠楚楚的邪神

一件袈裟怎能抵御风寒 一个风瓶盛不下前世今生 还是一手执盾,一手握矛 站成一朵不屈不挠的流云

商海弄潮

在城南生活了十多年,密集而敞亮的写字楼,笔直而宽阔的道路,浓郁而葳蕤的行道树,行色匆匆的上班族,与其他城市似乎并无多大差别。反倒是偶然逛过的寺院,让人印象深刻。“古寺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烟火缭绕的成都寺庙,不论城中的禅院还是郊外的丛林,与别的地方相较,市井的气息更加浓郁。几乎所有的寺院都开着茶馆,游人和香客走累了,落坐于树影婆娑下的竹椅,点一碗盖碗茶,在龙门阵的喧嚣中,消磨半日时光,可谓安逸。

自佛教传入东土,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一直是佛教发展的重镇,尤其是唐宋时期,益州的富足与发达,使蜀地佛教文化高潮迭起,兴建了一大批寺院。这些寺庙有的在城内,有的在郊外。寺院名刹的礼佛文化,不断影响区域的市井文化、茶文化、饮食文化和属地居民的精神状态。与此同时,在城市化进程中,寺庙也存留下一些川西建筑风格的古典元素。而成都处于汉藏区域文化交流的特殊位置,让成都的寺庙具有独特的魅力,位于成都南郊羊场的近慈寺就是这样的。

据史料记载,自隋唐以来,成都的大慈寺、文殊院、宝光寺、昭觉寺四大古刹,名闻遐迩,四海扬名。而崛起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的近慈寺,则名列四大寺院之前。这座雄伟的宝刹,曾一度声名显赫,香火大旺。上世纪四十年代,栖霞寺的僧人有八百多人,常年香烟缭绕,法号不地。寺院之外,阡陌纵横,流水淙淙,异花名卉,应时绽放。似有“门外无人问落花,绿阴冉冉遍天涯。林莺啼到无声处,青草池塘听蛙。”(曹奂:《春暮》)所描述之胜境。寺院之内,松柏参天,幽深静寂。庄重肃然的译经院,宽敞典雅,阒静古朴。窗明几净的庭院,曾有许多青年学子在此翻译藏文佛经,从而也培养了大批通晓藏语的人才。

暮鼓晨钟,木鱼声声。近慈寺吸引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诗经》《关雎》中的第一句,也是整个《诗经》的第一句。雎鸠也成为诗经中第一个出场的动物。

“关关和鸣的雎鸠,相伴在河中的小洲。那美丽贤淑的女子,是君子的佳配偶。”两千多年来,对于这《诗经》第一句的释义大致如此,没有太多歧义。但是,对发出“关关”之鸣的“雎鸠”具体是哪一种鸟,自古有诸多学者研究,争论很多,说法不一,出现了诸多不同的解释。而“雎鸠”指的是什么?跟这首诗的内涵关系重大。

近年来,青年学者林乾秋编著了《诗经里的那些动物》一书,对《诗经》里提到的各种动物进行了系统研究,对“雎鸠”作过大量考证,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列举出祝鸟、雉、鸚、鸚、鸚、鸚等“五鸚”,却没有用现代的生物命名法具体指明是哪一种鸟种。稍能代表其观点的是“你看古人多么会以简取胜:重言‘关关’既准确地模拟出了扁扁鸟禽的独鸣之声,也可被视为雌雄的唱和;既能不嫌于鸚鸟(刘勰《文心雕龙·比兴》)以之形容雎鸠,又可用来描述小巧的黄鸟。”

近日,看了流沙河先生在微信平台《大家讲堂》里开讲,其中有一篇名为《读懂<诗经>所必需的动物学常识》。文中说到“关关雎鸠”句中“关关”是鸟叫的声音,就是“呱呱呱”,吵闹地叫。流沙河先生认为,这种“关关”鸣叫的水鸟就是古代蜀国的鱼凫,也就是鱼老鸹或称为“鸚鸹”的这种水鸟。古蜀人与家鸡小鸭混养无异,故名白腹秧鸡。

问花解语

寻找花朵背后的趣味故事(六)

第一女词人李清照知海棠依旧否?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好一个“绿肥红瘦”。李清照,婉约派的代表词人,初识李清照,便是那“误入藕花深处,惊起一滩鸥鹭”的天真烂漫。少年的李清照,与苏东坡也有渊源,他的父亲李格非,是继“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之后,与廖正一、李禧、董棻被称为“苏门后四学士”。他的母亲王氏,系状元孙女。如此书香门第,耳濡目染,天资聪颖的李清照,便是那个女性觉醒,才貌俱佳,惊艳青史的千古第一女词人。

17岁那年,李清照除了感叹“绿肥红瘦”,还能动不动喝个小酒打个小麻将,在京城早就名声在外。在“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灯火元宵夜,偶遇了赵明诚,两人“月移花影约重来”。于是,在青梅酸不溜溜的季节,李清照写了一首《点绛唇》,薄汗香腮,欲语还休。倚门回首,找了梅子遮羞,嗅着青梅偷瞄了一眼,便是开启了难得的情趣。闺房得儿女情长是“洗尽炎光,淡淡妆。薄冰肌莹,雪融酥香。笑语檀郎:今夜纱厨枕簟凉。”那“瑞脑销金兽”的少妇,鸿雁传书是“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长长短短的思想是“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两人共同渡过了红尘作伴,琴瑟在御。

靖康耻,犹未雪

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到个人头上便是一座山,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北宋末年,赵明诚用一根绳索从城墙逃遁。于是,在青梅酸不溜溜的季节,李清照写了一首《点绛唇》,薄汗香腮,欲语还休。倚门回首,找了梅子遮羞,嗅着青梅偷瞄了一眼,便是开启了难得的情趣。闺房得儿女情长是“洗尽炎光,淡淡妆。薄冰肌莹,雪融酥香。笑语檀郎:今夜纱厨枕簟凉。”那“瑞脑销金兽”的少妇,鸿雁传书是“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长长短短的思想是“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两人共同渡过了红尘作伴,琴瑟在御。

惊起一滩鸥鹭

易安居士李清照孤身一人,带着

雄踞山门两侧。进入山门,前廊右边架着一面居士捐赠的大鼓,大鼓一侧是法物店。前廊左侧悬挂一口铸铁大钟,钟面上铭刻“近慈寺”三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寺院由四合院改建而成,前后殿宇为木结构小青瓦平房,后面两层楼房系民居建筑。佛堂设在底楼,楼层低矮,开间狭窄而局促。除了前后殿堂,寺院左边是客堂、厨房、库房、五观堂。客堂大门两旁有副对联:“尘梦未醒人自苦,江山无恙客重来”。五观堂正面的香案摆放贡品,香案上方悬挂了一幅松鹤图,图上有“佛缘”二字。近慈寺作为原近慈寺主持能海上师的纪念馆。于1997年打造了—尊高2.2米的铜质能海法师灵骨塔,供于寺内。我曾这样描写近慈寺:“这里不是藏地有闲草,却听不到一声鸟蹄;有微风,却吹不动一段经幡;小是小点,可墙内墙外都是一方净土;旧是旧点,可平淡的旌旗/通常有佛光照耀/看草有草的春色/看花有花的开放/你低矮的门楣/在人世间何其美好”(李永才:《你好,近慈寺》)

2006年10月,成都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决定重建近慈寺,选新址于原近慈寺遗址附近约200米处,寺名更改为“近慈精舍”。新建的近慈精舍继承了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沿中轴线分列天王殿、观音殿、大雄宝殿、大雄殿(藏经楼)等楼阁,东西两侧则为钟楼、鼓楼、五观堂、讲堂、图书馆、闭关房、金剛院、译经院、寮房等屋宇,将艺术性、现代性和实用性有机结合,成为成都城新一—建筑美学打卡地。

今天,尽管无法再现昔日近慈寺宏大而庄严的夺目风采,但是当您步入近慈精舍时,依然可以感受到佛学文化的博大精深;可以体悟到一方人间净土的正法道场;可以体验到一片世外桃源的宁静与安详。“你好,近慈寺/雪山传来妙谛,善巧同饮/门前溪水长流/两度众生朝圣/此间红尘零乱/一路转山转水/转经前后/一直忘了回头,好好看看”。

关关雎鸠——白腹秧鸡的爱情故事

王克明(四川)

来捕鱼的部落,鱼凫也成为了部落名称。鱼老鸹捕鱼是很好的——有时候几个渔民联合起来,把船聚在江中,几十只鱼老鸹围到一起放下去,这些鱼老鸹一扑下水的时候,全部“呱呱呱”地叫,所以就叫鱼老鸹。它叫的声音是“呱呱呱”,就是“关关关”……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待商榷。“关关”二字在诗中为拟声词,而拟声词不仅是摹仿自然的声音,还有很大的主观性。

我们仔细观察,鸚鸹,鸚形目鸚鸹科和大型水鸟。常用于渔民捕鱼鸟的普通鸚鸹体长72-87厘米,体重大于2千克,形如鸭子,喙长尖,有弯钩,而体较鸭子更长,在陆上行动笨拙,仅栖居于树枝、石头或船舷。鸚鸹又称“鱼老鸹”“鱼鹰”“鸟鬼”“水老鸹”等,常成小群活动,在水中捕鱼为食。这种通体色黑,成群活动的大型食鱼游禽,鸣叫虽然近于拟声词“关关”,但它们不论是在捕鱼还是在栖息时,发出的“呱呱”声类似于鸭子的“嘎嘎”声。这种叫声都属粗重沙哑,节奏混乱,非常吵闹,无论是在东方文化传统中还是西方人的文化传统中都是不受欢迎的。与后半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美妙意境更是难以产生联系。而另一种水鸟的鸣叫与生活习性却正合《关雎》所表现的爱情故事,那就是白腹秧鸡。

白腹秧鸡又名白胸苦恶鸟,属于鸚形目秧鸡科,是秧鸡科苦恶鸟属的水鸟。别名有苦恶鸟、豆仔鸟、吐血鸟、白水鸡,又名苦哇鸟、苦哇子。白腹秧鸡体长约33公分,背面从头顶至尾尖,两翼都呈灰绿色,下腹及尾下覆羽红色,嘴及脚为土黄色,上喙基部则为红色,额、脸及腹皆为白色,与背面形成鲜明对比,主要生活在秧田里,形似半大的小鸡。其雏鸟体毛棕褐色,体型与家鸡非常接近,雏鸟鸣叫的“叽叽”声更与家鸡小鸭鸣叫无异,故名白腹秧鸡。

每到春暖花开,都江堰清明放水节后插秧时节到来时,特别是五月底六月初成都平原的土地都被都江堰的清流浇灌,秧苗在田中翠绿时,白腹秧鸡就开始在池水清浅的河边湿地、荷塘、秧田中觅食鸣叫:“guān, guān, guān, guān”(关,关,关,关)或“guā, guā, guā, guā”(呱,呱,呱,呱),其节奏与家鸡小鸭鸣叫无异,故名白腹秧鸡。

宵达旦。嘹亮的鸣叫声播里外。其声,或明或暗,有徐有疾,清晰明亮,楚楚凄凄;其行,则形影单,踽踽独行,寻寻觅觅。以此形象来比兴窈窕淑女或翩翩少年,那是再好没有了。此景正印证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悠哉哉,辗转反侧。

不多时日,就会有另外一只秧鸡被“关关”之声吸引。若两情相悦则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成对的亲鸟结伴徜徉在碧叶绿茵间,“关关”相应,此起彼伏。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悠哉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芣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继之,夜晚双鸟在栖息处对鸣。其声则大变:“ku-wa, ku-wa”(苦哇—苦哇)的嘈杂吵闹声夹杂着“关关”之鸣,所以有“苦恶鸟”“苦哇鸟”之称。其名之得,正如流沙河先生所说“其名自呼”也。这种和鸣不仅是嘈杂吵闹,还容易让人产生联想。这时,大约已配成对,进入筑巢交配期。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这种鸣叫还有标示领地之意,若有一场领土保卫战,一两周后,若当爱巢筑就,交配成功,则转入安静的孵卵和育雏阶段。进入这一阶段后节奏明快的“关关”之声则由此前的广播里外,变为小心翼翼,轻声的呼唤。雏鸟出窝后,其声则有唯我可闻之轻——为避天敌的匿声。

每到春暖花开,河水清浅,参差荇菜,秧苗在田中,白腹秧鸡的“关关”之声又在秧田里、荷塘边响起。



与赵明诚多年收集的古董和文稿,一路跌跌撞撞,到了杭州。四十九岁的李清照,遇到了张汝舟,义无反顾对着李下官宣:二婚了。然而张汝舟也是贪图李清照与赵明诚半生收集的古董字画金石拓片,尽管“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毅然休夫。

见过汴京的繁华如梦,现世安稳,也遭受过国破家亡后的离乱之苦。有过恩爱无双,也有过孤身一人,形单影只的落寞惆怅。那惊起一滩鸥鹭,误入藕花深处的舴艋舟,载不动那家国之愁。王小小 文/图

锦里副刊 logo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刊头题字: 龙良贤 主编: 冉杰 投稿邮箱: 763358734@qq.com 总第10期